

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

五九

牛文忠公集

卷八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卷之十五目錄

復沈幼節帥

光緒元年正月初六日

復錢調甫中丞

光緒元年正月初七日

復劉仲良中丞

光緒元年正月初八日

復郭意城內翰

光緒元年正月初十日

復丁雨生中丞

光緒元年正月十四日

復王補帆中丞

光緒元年正月十五日

復洪文卿殿撰

光緒元年正月十五日

復丁稚璜宮保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

復鮑華潭中丞

光緒元年二月初十日

復潘琴軒方伯

光緒元年三月初六日

復馬卓儒觀察

光緒元年三月二十六日

復陳荔秋比部

光緒元年四月初三日

復沈幼丹節帥

光緒元年四月十五日

致曾劼剛通侯

光緒元年四月十九日

復馬卓儒觀察

光緒元年四月十九日

致彭雪琴宮保

光緒元年四月二十日

復沈幼丹制軍

光緒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復英西林宮保

光緒元年五月初一日

致沈幼丹制軍

光緒元年五月初八日

復潘琴軒方伯

光緒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復沈幼丹制軍

光緒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復劉峴莊制軍

光緒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致劉峴莊制軍

光緒元年七月初六日

復英西林宮保

光緒元年七月十八日

復沈幼丹制軍

光緒元年七月十九日

復郭筠僊廉訪

光緒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復丁稚璜宮保

光緒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致郭筠僊星使

光緒元年八月初一日

復王補帆中丞

光緒元年八月初四日

復劉仲良中丞

光緒元年八月十三日

復潘琴軒方伯

光緒元年八月二十三日

復沈幼丹制軍

光緒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復翁玉甫中丞

光緒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復沈幼丹制軍

光緒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復王補帆中丞

光緒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復曾沅浦宮保

光緒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復沈幼丹制軍

光緒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復沈幼丹制軍

光緒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復郭意城內翰

光緒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復沈幼丹制軍

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復丁稚璜宮保

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五

全集二之十五

桐城吳汝綸編錄

復沈幼丹節帥

光緒元年正月初六日

覆陳海防疏條條實對兵船一節尤探討入微自道甘苦欽伏莫
名統帥乃推及不才皇棟萬狀公自謂於船政一無所知撫謙過
分弟於海防則真一無所知矣冬月初曾撫拾上陳毫無是處久
思錄呈苦無確便茲謹鈔奉教正其推戴執事實出至誠非敢互
爲標榜也劉張諸君條議各有見地張更精覈故知幕下人才濟
濟非他處捕風捉影者所可幾及巡撫移臺之議洵屬經久大計
年前赴京叩謁
梓宮曾力陳於當路聞吏部主稿覆准小小節目尙須閩中裁定
耳各省覆奏尙未全到

國有大事暫無暇及今春再從容會核然南洋數省提挈綱領舍
我公其誰與歸日意格所開鐵甲船價已得大概尊意令其回國
購機器之便再順途細訪詳確開示何時可以成行前議帶生徒
工匠前往學習造駛能及時一併籌辦否文相急欲購辦守口小
鐵船屬赫德由電信問價據云每船連礮在英廠定造約價十餘
萬及二十數萬不等擬令赫稅司來津會議如有成局容再奉聞
召民北行有日否敝處相需甚迫難再濡緩乞公再加函催否則
弟須奏請也荔秋已由美回京議辦古巴招工一事尙無端緒其
人誠慤可靠而權略不足軍事稍生亦垂垂老矣劉蘭舟宦浙有
聲家兄亟稱其賢惜未見過執事如量移江左是好幫手唐俊侯
書來所部弁勇爲瘴癘所侵物故甚多求於礮臺工竣後內渡弟
屬其須隨節鉞爲進止該軍轉運糧餉軍火乞常派一船往來滬

揚以通氣脈爲幸台從何日回廠仍向東瀛否弟須春分後赴津也

太后垂簾厲精圖政目前覬倖太平知念附及

復錢調甫中丞

光緒元年正月初七日

鴻章備位近畿

國有大事不得不顛狂奔赴二十一日抵京二十二

召見後卽叩謁

粹宮嗣後隨班行初祭大祭禮奉

太后面諭回省度歲以資鎮撫當卽

陛辭於二十七出京元日旋省倥傯之際仰見

兩宮於悲痛迫切之中有厲精圖治之意親賢夾輔翊贊同心新政數大端整綱肅紀犁然各當實足固根本而定民志似不至再

有意外之變尊慮中原腹地空虛擬竢河州事定將宋祝三一軍調回豫境作大枝活兵以備四路援應閒中著子意至善也西域糧運過艱金張額三軍已恐接濟不及宋軍徘徊隴上久成贅疣若由尊處審度局勢抗疏直陳以省毅軍裹帶供諸軍飽騰爲詞諒可仰邀

俞允鴻章前於議覆海防疏內曾力陳關外祇宜屯墾緩進不宜添兵大舉致令饑潰廷臣頗有疑是言者聞筱午與左相意見不協有自募數營赴哈密籌糧餉之疏是隱以軍事自任必挈張宋以隨當軸欲爲調停而苦無決斷惜在京時未知台端調宋軍之說不及預爲道地耳內意於西事欲罷不能究亦毫無主見乘機進言無論往行與否而事理所在疆吏當斷斷持之且豫庫竭蹶如此豈能分供兩軍之遠役宋回固爲活兵如時局大定仍可酌

量裁減勻出活餉行止惟執事裁酌

復劉仲良中丞

光緒元年正月初八日

敝處覆議海防一疏實緣身任其事不得不斟酌時勢啟發瞋瞞明知當世人才不能隼行亦斷不能辦到但既灼見真知亦須留此空言以待後之作者庸眾無識黃加警議固無足怪執事從軍數年當有閱歷洋務卽毫無探討事理當略加揣度乃猶大肆簧鼓實出期望之外茲姑就閣下所疑議數端一爲決正西師不撤斷無力量兼謀東南此所已知者也又謂祇可議令減兵縮餉剋期戡事夫添兵添餉必不能剋期戡事三尺童子當其喻之今旣減兵又縮餉而仍責其剋期此期惟執事久充統領者可剋廟謨帥令恐未便操切若作剋期戡事之空文虛願欺人乎自欺乎敝疏本有嚴守現有邊界且屯且耕之語非盡撤也亦非舉玉

門以外棄之也所述曾文正暫棄關外之議卻非正筆何未看清
 文義遂下斷語吾謂新疆不可復嫌於蹙地尊意豈料新疆必可
 復耶復之必可守耶此何異盲人坐屋內說瞎話我既知其不可
 復不可守自應預作一自守之謀屯守現有邊界卽是杜俄人蠶
 食屏蔽西北各城及內地也現卽不議減兵縮餉亦不過做到如
 此地步決大計大疑豈容稍涉虛飾耶煤鐵爲船礮必需可以開
 挖此所已知者也何以樂平煤鐵官場合力阻撓又謂文中帶說
 開礦利小而害大非數十年所能收效似閣下曾經用機器開礦
 熟知其利害者若尙不知請撥冗赴西洋各大國游歷一徧當悟
 鄙言之有據蓋雜采諸國諸書而爲之非杜撰也文中五金所包
 者廣非指金銀一事也洋藥不能禁其來開罌粟之禁以相抵制
 此所已知者也又謂罌粟產多稼穡收減此老生常談世人官話

究之雲貴川陝無處不種罌粟何以民食未缺吾欲弛禁蓋深惡沽名之輩不提禁洋煙而專言禁罌粟其實並未能禁剛吐柔茹貽譏中外掩耳盜鈴愚弄

朝廷而執事復隨聲附和若爲侃侃正論也者又謂不能禁洋藥之來不能禁華民吸食沾沾於禁罌粟弛罌粟論雖異而同爲一偏誠是矣執事自度才力與時人才力能禁其不來乎能禁人吸食乎林則徐黃爵滋當

國家全盛尙未辦到諒亦不敢稱雄然則爲救時立議似仍弛罌粟之禁亦不必明示以弛不深追咎可也招人誹議是專就人一面看當論是非不論毀譽也試帖小楷絲毫無與於時務此所已知者也又謂文策疏論出入經史可覘經濟惜未於稍加變通下暢言之誠然誠然近人條陳變通考試亦多術矣皆被部駁吾姑

發其端以待當路之猛省而自擇其執迷不悟吾則既言之無可駭也至稱制科代有偉人曾文正與兄等皆科目得之此論前數年早經闢過尙記憶否且卽得文正與兄等數十輩洋務亦斷辦不好此微明白照不敢強飾正誤於當日之時文小楷也又謂算學比於天文生爲六藝之一聖人未嘗不講究兄卻未見聖人留下幾件好算數器藝來又謂格致測算無非欲其用諸製造然天地萬物萬事皆有製造之法之意何可藐視又謂統名之洋學局疑於用夷變夏名不正則言不順是必華學卽可制夷卽可敵夷若尙不足以制敵則取彼之長益我之短擇善而從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趙武靈王胡服爲比卽須綜覈名實洋學實有踰於華學者何妨開此一塗且夷人已入內地駐京師公尙斷斷於夷夏之防則必真有攘夷之本領然後不爲用夷之下策請問公有何術

乎僅僅清理數十萬交代遂爾目空四海自命籌餉生財確有把握吾斯之未能信又謂於枝葉上刻畫未於根本上推勘而仍以用人理財經武爲根本則鄙人正摺條議內已反覆言之何以不將吾疏通體研究精明再爲發難至圓輒寬弛一派徧布方面此誠今日之失而非疆吏所可力爭卽言之能遽改乎又謂陸兵數十萬皆持後門鎗沿海數千里徧布鐵甲船而以圓輒寬弛之人督之將不遇敵而敗可決果能如此亦未見其必敗今旣不易其人又不講其器遂必勝乎同一敗而有器究與無器稍異幸勿輕量天下士也又謂端謹者多苟且不任事其敢任事者往往喜用偏鋒卒亦不能行其說然則將用何等人爲宜如公之端謹恐亦蹈不任事之過若欲任事不應妄以任事爲偏鋒也又謂招延有學識之士參議軍國勿輕聽輕淺小才之新論如執事可稱有學

識矣乃於軍國重事強不知以爲知其他又何賴而何望也又謂言之而行則誤國不行則損望竊以此言若行可延

宗社數百年不行則後有王者必來取法無所誤亦無所損危言過慮非所敢承以閣下託於諍臣諍友之義聊布腹心以當面談原函及復信可鈔致品蓮一閱

復郭意城內翰

光緒元年正月初十日

弟謬膺重寄無補清時畿境枯窘異常措施靡術徒兢兢焉顛蹶是虞而

朝廷以拱衛相期中外以綏懷相屬張弛緩急之際空拳隻手益費支持可勝悚疚筠兄於臘月十九日抵保適弟已先期赴京叩謁

梓宮遂卽北上二十七日遇於長新店暢談半日稍慰闊懷昨將

竹報專足送都頃得覆書正月初九日蒙

兩宮太后召見垂詢履歷及京外服官年分甚詳

眷遇優隆而恭邸亦有洋務精透之語局外窺測似先用京堂游
躋總署一席以筠翁之學識必可勝任愉快尊慮質直太過或京
官較外官尤宜耶詰嗣子靜器識才品似玉堂中人而非風塵俗
吏浙省同班過多更慮一時無可展布耳

復丁雨生中丞

光緒元年正月十四日

惠示議覆總署六條大稿披讀再四逐條皆有切實辦法大意似
與拙作一鼻孔出氣而籌餉條內推及陸路電報公司銀行新疆
鐵路用人條內推及農商受害須停止實職捐輸此皆鴻章意中
所欲言而未敢盡情吐露者今得淋漓大筆發揮盡致其比喻處
痛快處絕似坡公來書所謂現出全體怪象雖令俗士咋舌稍知